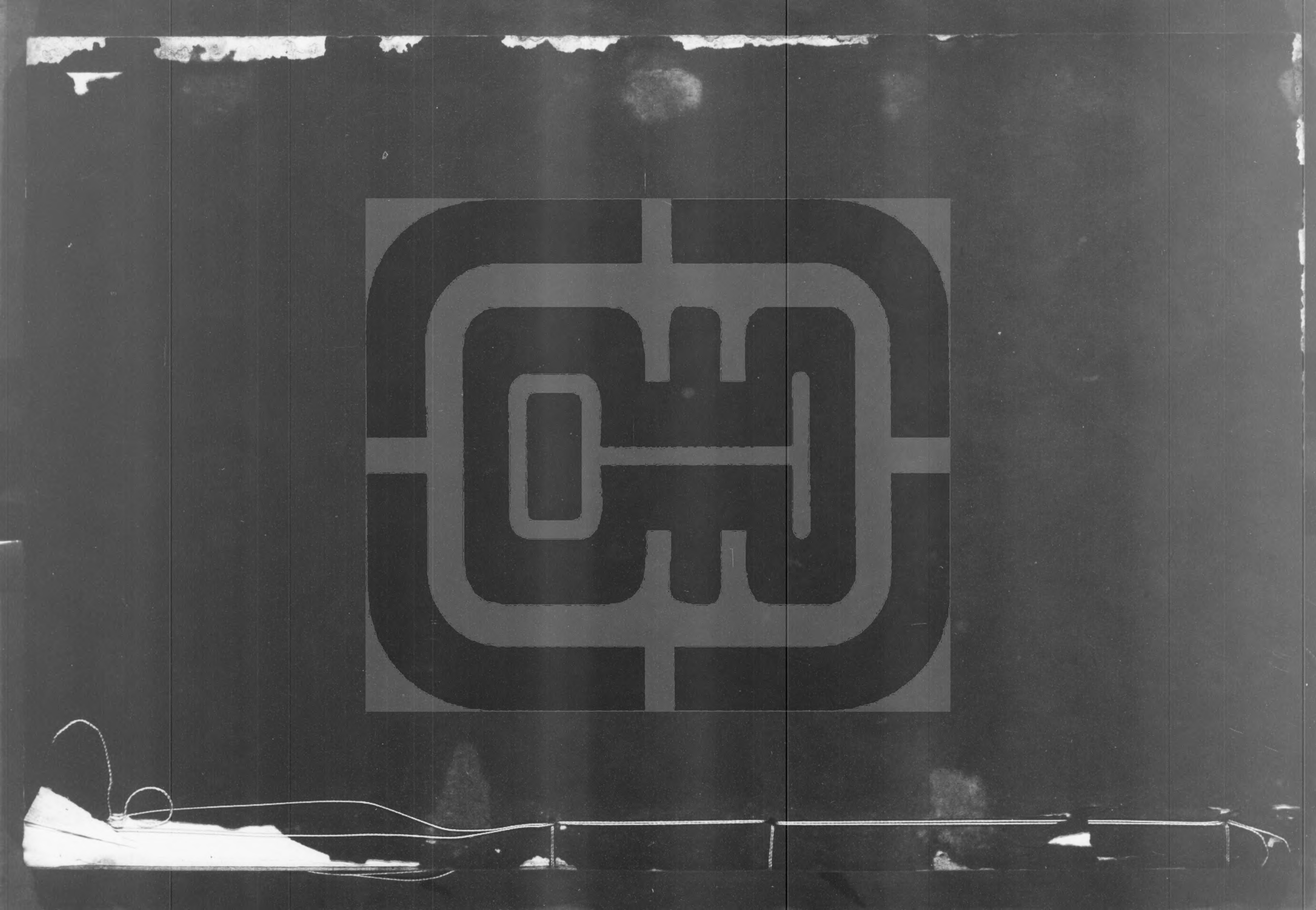

禮記訓義　樂記　雜記　祭義　祭統　大記

樂記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文乂而減節奏乂而繁絕故商非全五帝之聲齊非全三代之聲特其遺聲而已文之五聲謂之聲播之八音謂之音歌也者詠聲以諧音者也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

而遜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
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
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
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礼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
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遺聲與記所謂遺味遺音之
遺異與傳所謂遺直遺愛之遺同子贛達於政非不
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然
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其曰商之遺聲疑衍文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
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
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性術之變發諸聲音爲歌形諸動靜爲舞歌咏其
聲則終始有倫先王登之於堂所以貴人聲也舞動
其容則端端有節先王降之於庭所以極歡心也蓋
永言之歌上則揚之如抗下則垂之如隊曲則屈之
如折止則立如槁木倨則折還中矩句則回旋中鉤
纍纍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是歌之爲言長
言之也長言之不足其聲不能無嗟其氣不能無歎
嗟歎之不足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發於天機自動
亦孰知其所以然而然哉經曰凡音由人心生也感
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歌出於聲音
文采而爲樂之始舞見於干戚羽旄而爲樂之成故
孔子論舜之樂而曰韶舞周頌序文王之樂而曰象
舞然則舞豈不爲樂之成歟故記樂者至舞而終焉

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終於人舞豈亦記樂者之意歟此與詩序先手舞後足蹈子夏子先足蹈後手舞者自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手舞先足蹈自樂之惡可已言之則終而復始故足蹈先手舞觀仲尼門人或詠舞於雩禜或弦歌於武成或執干而舞或正坐而弦或援琴而成聲或登木而託音其所問及樂者子貢已豈子貢達於詩仲尼嘗悅而進之歟然子貢知問而不知樂子夏知樂而不能正知而忘之者其回也歟子貢問樂有其目而忘其辭不過若詩之南陔白華而已書之蓋飫汨作周禮之同律司空之論語之問士知道皆闕文爾學者置而勿論可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況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也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爲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古者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之人宮中子是與父同宮者

也異宮之子鏘與於樂不亦可乎

君於鄉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諸侯五月而葬同等至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外姻至是月而卒哭君之喪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君於鄉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則比殯可知矣爲士比殯不舉樂則比葬比卒哭可知矣王制言三日而殯合大夫士庶言之豈先王之意哉

大記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古者父母有疾琴瑟不御笑不至矧

君大夫士之喪如之何不徹縣去琴瑟乎先王之制天子宮縣

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君與大夫雖尊卑不同其徹樂縣一也士不徹縣而去琴瑟豈未命之士歟

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然則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豈有故然歟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昔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以爲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歌者於禮爲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縣而不樂者於禮爲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加於人一等而已故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徙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邪

祭義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故禘於春以象陽義是以有樂

焉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嘗於秋以象陰義是以無

樂焉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

則樂闋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

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

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當

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

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

無樂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君子之於饗生事之以禮謂文王之年不問知一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

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哀其終也

祭統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及其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耳目專心致志以一其神乃能盡其道焉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祭祀之齊君子所以致精明之德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其將齊也不敢聽樂以散其志況已齊者乎周官膳夫王以樂侑食而齊則不樂者此其意歟然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心齊則聖人以神明其德是已彼其哀樂欲惡將簡之而弗得尚何物之能累於哉雖然知致一於祭祀之齊則其於心齊也庶幾焉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揔干率其羣
臣以樂皇尸定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
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
內樂之之義也

尸所以象神而皇尸則君而尊之者也故尸在廟門
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
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
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
之象也在諸侯則境內之象也故天子之祭冕而揔
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
也諸侯之祭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亦與境內樂之而
已天子樂以天下諸侯樂以境內孰謂獨樂勝於與
人與少勝於與衆哉故記曰樂之施於金石歲次

聲音用於宗廟則此所以與民同也若夫所以與人
異則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
載道而與之俱矣古者人君之於廟享諸則親親在
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
矣此言皇尸以道名之詩言公尸以德名之

樂書第三十二終

樂書卷第二十

禮記訓義

祭統　經解　仲尼燕居

祭統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吾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君子之祭也必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禮莫大於祭祀祭莫重於三道故祼所以降其神歌所以咏其聲舞所以動其容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祼是以降神者為尊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

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爲重凡見於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爲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爲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祼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貴諸己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聖人之祭必假三重以增其志故其祭也必身自盡以明重然後奉之以禮而薦諸皇尸則三重之道得矣苟輕其志以下於之重雖聖人弗能得也況下是者乎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言周道又言聖人之道言三道又言二重者禮樂之情大備於周而聖人之道亦不過禮樂而已知此禮樂之情者能作所以謂之聖也然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王自持所尚者言之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示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以祭祀爲先樂以歌舞爲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之大嘗夏禘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同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同

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
文王象舞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姒禹之樂也八
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舞
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
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于今
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
僭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孔子曰我觀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夫記言升歌清廟者四仲尼燕居
主於饗賓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主於祭祀何也其
子曰天得一以清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樂記曰
明象天則清者天德也莊子曰不明於天者不純
德又曰不雜則清文王之德之純清矣而不雜則
文德文王之德也嘗主於祭祀主於歌舞則不德人
而立賓以象天所以恭之也敬則不慢神而對越
天所以敬之也苟鄉曰歌清廟以清盡之聲歌清廟
之詩用之大饗則天其賓用之祭祀則天其神恭敬
之至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
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
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大小父易廣博易良
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父爵恭儉莊敬而不煩
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
敝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
有不知之耶荀卿曰琴婦好瑟易良然則易良樂教
也豈特瑟之一器而已哉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慈愛則聽雅頌之音行
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天子之於天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言而履之無非
禮也行而樂之無非樂也蓋仁入而爲聖聖之美之禮
而爲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
[illegible]之內德惟演之音行步於堂右環佩之聲
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illegible]子[illegible]也
師之教樂儀行以肆夏[illegible]
鐘鼓爲節則環珮佩環而[illegible]
之音矣二者皆以鐘鼓爲節[illegible]
孰不以鐘鼓爲節哉

仲尼燕居

樂得其節
樂之於天下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
未嘗不與政通也故[illegible]
以別政舍君子何以[illegible]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illegible]

焉苟知此矣雖在獻酬之中事之聖人已所君相見
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象武頁文舞學典陳其義祖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
徹以振羽是故君子舉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聽古之人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必禮樂相下而已
大饗之禮所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必禮
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
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頁文舞
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語曰人而不
而人而不仁如樂何[illegible]
為仁之[illegible]

禮者必樂之以樂樂者必節之以禮者明乎此
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
儀也和齊中采薺發咳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
節也言無物而不在禮則樂可知矣德成而上故升
歌於堂上成而下故管象於堂下金於四時為秋
秋於天為義五行為義義於德為和妥者情之閑
和者情之利故入門而金作所以示情也禮器曰內
金示和也又曰金次之見情也亦此意歟今六禮有
吉凶軍賓嘉之五者合大饗之四而九焉先儒以金
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為大饗有四於義或然觀
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辭一拜之不中而明國為之暴
胥是無他禮樂振無以示之故也然則諸侯相見
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邪曰諸侯具五者

文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者之采不亦可乎傳
曰樂盛而衰人進取者此也是篇始之聖人終之君子
賢聖人作禮樂者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張
子貢言游之於禮樂蓋未能據是故仲尼縱言及此
欲其由述者之明以及乎作者之聖而後止荀卿曰
聖止諸至足曰聖然則聖人每人不倦之意於此見
矣書曰羽吹夏籥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
羽籥之舞籥則夏之爲翟矣翟雉五色備爲夏
言夏籥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
也以夏籥而[illegible]文舞則武爲干戚之武舞矣先
武舞後文舞[illegible]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事也

樂書卷第三十三終

樂書卷第三十四

禮記訓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仲尼燕居

子曰礼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禮煩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
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
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作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礼樂存焉顧豈小人所
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與
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礼必失之無序
能無謬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知樂者未有不幾
於礼故不能樂於礼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

以爲礼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必失之無實能無盡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有厚薄而已

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礼樂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之於天下譬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有文爲制度文爲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爲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礼樂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礼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流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礼非不知制度文爲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與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禮教和亦不過如此是夔固非不知礼也特礼不勝樂而已彼其於樂雖粗而偏然以名論實亦未免爲滯古不知合變之人也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礼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鋪几筵升降酌獻酢然後謂之礼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

服躰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以礼樂不可斯須去身身立則政立故也蓋備身之道以踐言爲始而和行終之言而履之是能踐言者也非礼而何行而樂之是能和行者也非樂而何在易上乾下兌而於卦爲履君子踐言以爲礼也苟為此不怠南面而立則諸侯朝萬物服躰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夫是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樂記曰揖讓而天下治礼樂之謂也如此而已孰謂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礼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礼者礼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由此觀之子張以鋪几筵之類爲礼作鐘鼓之類爲樂未免乎以末節論之也子張能莊不能同而難與並爲仁是或於末而不知本者也故孔子曰其問政而語及是者欲其由末探本故也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礼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

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体之礼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略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体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礼塞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樂者樂也樂之所由生也其者順也禮者[illegible]

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相諸彼而已

然則不達礼樂之原無足為民父母乎蓋凱弟而於君子之德性而礼樂皆得斯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謂之偏為其不達礼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無自不可矣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礼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無聲之樂無体之礼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不亦遠乎子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必達礼樂之原也故孔

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礼必先樂言三無樂必先礼何也曰五至爲粗矣致之必自此以至妙故先乎禮三無爲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先乎樂

書卷第二十四終

書卷第二十五

禮記訓義

中庸　喪服四制

投壺　儒行

中庸

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下之大德曰德而後衆雖外有其德苟內無盛德以居之雖內有盛德苟外無尊位以行之皆非成謂[illegible]人貴爲天子也況敢作禮樂乎蓋德者得也[illegible]得謂之有德唐虞之著周家之備是無他德位[illegible]而已仲尼非無盛德也於禮則執而不敢制於樂則正

而不敢作無尊位故也周公非有尊位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攝政故也由是觀之位有餘於德德有餘於位者如之何敢作禮樂哉

喪服四制

哀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者應而對而對不止於唯對者答而言而言不止於對言則直述而不議而議不止於言議則論說而不及樂而樂不止於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故唯而不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故對而不言大功之哭三曲而哀故言而不議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故議而不及樂主人之哀小於聲音言語如此夫豈僞為哉凡稱天機自然而已喪服四制以正服之哀正與此同特緦小功之喪其序與此異者此以隆殺為序故小功先於緦喪服四制以輕重為序故緦先於小功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興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焉一焉

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焉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
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吉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爲表裏故鄉射之禮命
太師奏騶虞間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貍首
亦間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
貍首蓋貍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
壺者必奠而後發亦猶是也貍首之詩無所經見唯
逸詩有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
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貍首之詩
邪檀弓曰貍首之班弓執女手之卷弓豈貍首之歌
邪貍首之於射樂御而射以禮則投壺之義亦如之
觀鄉射十四人三耦琴先相者皆左何琴面鼓執越
[illegible]之工也觀大師掌六

[illegible]六同上聲播之以八音則[illegible]
指以奏貍首必詩六[illegible]
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
諾其容比於禮也噫君子之於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如此後世有驍壺之樂亦本於是歟

鼓

○□○○□□○□□○□□○○□□
○□○○□□○○□□○○□□○○□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
壺禮壺用之爲射禮司射慶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
人及使者童子皆屬壺鼓○□○○□□○半○
□○□○○○○□○薛鼓○□○○○○□○
□○□○○○○□○半○□○□○○○○

○□○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擇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是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禮無異者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圍者擊鼙方者擊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閒設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餘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之時齊晉之君盡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古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嘗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爲會同之主於其中工以下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周官掌禮樂以春官禮樂資仁以立也大饗之禮備其禮樂繼之君子知仁爲禮樂待仁以行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仁爲禮樂之本禮樂爲仁之文也有禮斯有節有歌斯有樂樂記曰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禮節所以飾貌故爲仁之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爲仁之和貌外也禮自外作故也和內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樂所與特顏子一人而已然則顏子之去聖人其出入亦不遠矣莊周謂回忘仁義禮樂豈其然哉合之則禮樂皆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孔

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
義之實其致一也

樂書卷第二十五終

樂書卷第二十六

禮記訓義

鄉飲酒義　射義　聘義

鄉飲酒義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
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鄉飲酒之禮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
瑟乃降所謂工入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
升歌三終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
爵主人作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之飲不拜
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奈飲辯有脯醢
不祭大師則爲之洗爵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所

謂主人獻之之禮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奏南陔
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
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賢前坐祭立
飲不拜既爵升受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
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主人獻之之禮也乃間歌思
齊望由庚歌南有嘉魚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所謂間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工告于樂
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所謂工告樂備遂出也作
相爲司正司正先觶升自西階阼上北面受命于主
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所謂一
人揚觶乃立司正也由此觀之歌者在上故升歌堂上
鼓竹在下故笙入堂下間歌則笙歌間作與升歌異

矣合樂則聲音並奏又不特歌而已然詩三終
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之意也孔子謂
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豈非樂成於三之意歟然樂勝則流
必有禮以節之故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縱之
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以禮節樂於其
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
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之禮凡
言洗觶實觶奠觶執觶皆責之司正則揚觶者不過
一人而已苟鄉以二人言之豈惑於射義公罔之表
序點二人揚觶而遂誤歟

射義

則者進退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
[illegible]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
子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
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
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
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
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
觀盛德也

古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周官樂師凡射以騶
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
蘩為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三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
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
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新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蘩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
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
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而國安矣其有
不可以觀盛德乎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是艮者物之終始也射者人之終始也終始推一時
乃日新其於觀盛德也何有錘師凡射王奏騶虞諸
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王道成於騶虞
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
之可也至於采蘩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
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

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射節乎不言卿孤則以射人見之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体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体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燕士小大莫敢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安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古者男子生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所以示男子之有事也天子爲是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必先察其有志於其所事然後因飾以禮樂焉蓋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飾之以禮樂則德行立亦可以爲成人矣然則行同能耦者可不以是別之乎古者以禮射則張侯而主之以德以力射則張侯而主之以獲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中則得爲諸侯而與祭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而不與祭與祭者君有慶而益地不與祭者君有責而削地則射雖於德行爲末而諸

侯習禮樂實在焉豈非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
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哉書大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
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其
適也有衣服弓矢彤弓虎賁之賞其不適也有絺爵之
罰蓋亦表裏於此矣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
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畫謂之正棲皮謂之鵠鵠之爲物遠舉而難中射以
及遠中鵠爲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爲賢也射者
何以射爲不主皮而射也何以聽爲循與節之聲而
發也郊特牲曰射之以樂也郊特牲曰蓋不主皮而